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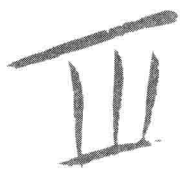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选集

幻灭(上)

袁树仁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巴尔扎克选集

幻 灭（上）

袁树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选集:全12集/(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著;资中筠等译;艾珉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43-9

I. ①巴… II. ①巴…②资…③…艾 III. ①巴尔扎克, H. D. (1799~1850)—选集
IV. ①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0512号

责任编辑 仝保民

责任校对 郑南勋

责任印制 范屹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0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0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43-9

定 价 6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译 本 序

——一代青年的悲剧命运*

艾 珉

“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

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未来的大作家德·阿泰兹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这是否也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呢?至少,他和书中的德·阿泰兹一样,曾经在“储藏伟大人物的阔口瓶”^①里受过饥饿和寒冷的折磨,在人类知识的宝藏中耐心地挖掘过,在巴黎那个“毒气熏蒸的大痼疽”中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

古往今来五花八门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他究竟狂吞乱咽了多少?谁也不知道。只看见《人间喜剧》所涉猎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包。他究竟体验过多少人生、研究过多少行业?谁也无法统计。只看见他的《人间喜剧》中,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代表。从巴尔扎克开始,文学似乎无限度地扩大了主题。种种似乎和文学格格不入的东西都闯进了小说:财政金融、工商实业、农业设施、银行的倒账清理、

* 本文原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幻灭》译本序,1989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选集》,2002年修订。

① 巴尔扎克曾将巴黎的阁楼称作“储藏伟大人物的阔口瓶”。

商店的结算盘存、科学技术、债务诉讼……正像丹纳^①所说,巴尔扎克“让小说承担了它不能承担的重量”,《人间喜剧》简直就像一套百科全书。

巴尔扎克在学校里被认为是天资鲁钝的学生,他的父母也不相信他有文学才能。但他不顾一切人的反对,断然拒绝了家庭为他在司法界安排的前程,选择了毫无生活保障的文学道路。这条路有多远?一开始他并不知道。但在进入《人间喜剧》的创作之前,他不折不扣已经挣扎了十年。这十年的岁月挨过来不容易。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名气的作家,要设法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费很大气力。巴尔扎克从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被物质的需要剥夺了自由,不得不写些粗制滥造的通俗小说来糊口。整整十年(1819—1828)他不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直到后来也不愿承认这部分作品是他的手笔。

为了取得自由,他梦想一笔财产。他无数次拟定发财的计划,尝试过好几种行业,每次都以为满有把握发一笔大财,结果没有一次不失败。巨额的债务拖累了他一生,他不得不靠写小说来偿还。他一辈子受着高利贷者和出版商的追逼,永远为到期的期票和利息发愁。他的家具不止一次被查封、拍卖,他不止一次被迫逃到乡下躲债。但巴尔扎克从不认输,他告诉他的朋友:“我发誓要取得自由,不欠一文小钱,哪怕把我累死,我也要一鼓作气干到底。”^②

他像牛马般担负着常人无法承受的工作量,经常每天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二十年之中(1829—1849),他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出版了九十余部小说(而且每部小说都要反复修改,有的要换十至十二次校样),创造了小说史上的奇迹。过度的工作毁坏了他的健康,他五十岁就离开了人世。当时他和他追求了十七年的女友^③结婚才五个月。他曾兴奋地写信告诉朋友:“我不曾有过幸福的

① 丹纳(1828—1893),法国文艺批评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② 巴尔扎克:《致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1831)。

③ 即韩斯卡夫人。

青年时期,不曾有过欣欣向荣的春天,但是我将有一个明朗的夏天,一个最温暖的秋天。”^①他没有料到,他事实上已进入严寒的冬天。他婚后两个多月回到巴黎时已经一病不起,他和赛查·皮罗托^②一样,刚刚赎回自己的自由就与世长辞了。

巴尔扎克的一生也是一出辛酸的喜剧。如果他来得及把自己的一生写成小说,也许会成为《人间喜剧》中最可惊可叹的一幕。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深切的、痛苦的感受。一连串的厄运和失败倒使他在生活体验上比任何人都富有。残酷的现实给他提出了那么多问题,他不能不动调一切可能获得的知识来分析研究这些问题。他像哲学家和科学家一样深入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寻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骚动的、杂乱无章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殊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形成了对社会的这种总体认识,促使作家想到把自己的全部作品联成一体。每部小说从不同的侧面、通过不同的典型形象,来反映这个处在重大历史转变时期的法国社会。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秘书。”他把《人间喜剧》分成“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个部分,明确地将整个社会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从而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

丹纳认为:“对于事物有总体观是高级才智的标志。”^③拉法格也

① 巴尔扎克:《致 Z. 卡罗》(1850 年 3 月 17 日)。

② 巴尔扎克的小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的主人公。

③ 丹纳:《论巴尔扎克》。

曾经说：“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艺术工匠而已。”^①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就在于他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兼有哲学家特点的文学家。他将十九世纪小说的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生动性，与十八世纪小说的哲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大量溢满思想浆汁的艺术形象。当然，巴尔扎克并非纯学术意义的哲学家，他没有建立自己一套完整的哲学科学体系，他的头脑填满了十九世纪种种相互矛盾的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杳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倾向唯物主义，却又对神秘主义的占卜学、骨相学津津乐道；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又热心地宣传宗教；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竞争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可在政治上却是保王党……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在分析、研究现实世界时，达到了对现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这样，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便具有了哲理的深度和历史的真实感。正是这种哲理的深度、历史的真实感和作家塑造形象的非凡才能，造就了《人间喜剧》的不朽。

《幻灭》，一代青年的悲剧命运

长篇小说《幻灭》是巴尔扎克重要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几乎集中了作者本人最主要的生活经历和最深切的思想感受。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巴尔扎克大部分都经历过；他们的激情、幻想和苦难，他几乎全都体验过。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奋斗历程分别给了三个不同类型的青年：他在大卫·赛夏的故事里，融入了自己经办印刷所、铸字厂、研究造纸技术和受债务迫害的惨痛经验；在吕西安的遭遇里，叙述了自己在文坛、新闻出版界亲身感受到的一切；他把自己从生活和创作中总结出的各种信念和主张给了德·阿泰兹，同时让卢斯托和伏脱冷充当他透视、剖析现实社会的代言人。

因此，在表现作家本人的思想和直接的生活感受方面，《幻灭》比

① 拉法格：《左拉的〈金钱〉》，《拉法格文论集》第157—158页。

他的其他小说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如果说,《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代表了巴尔扎克三十年代创作的最高成就,那么,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三年出版的《幻灭》三部曲不仅艺术上毫不逊色,而且在画面的广阔和思想的深度上大大超越了前者。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把《幻灭》称作“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①，“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②,认为这部小说“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③。在《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明确宣称这是“风俗研究”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灭》从第一部的构思到三部全部完成,历时八年之久。这对巴尔扎克说来,是个罕见的记录。这部书究竟有多大规模,最初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他写作第一部时,才感到需要有第二部,写完第二部,才预告还有第三部。在一八三七年《幻灭》第一部初版序言中,作者曾谈到小说最初的构思比较简单,一进入创作就发现不能再受原定画框的局限。因为“巴黎与外省之间的种种联系,巴黎那种不祥的魅力,从一个新的角度向作者揭示出十九世纪青年的面貌”。使作者“想到了本世纪的一大害——吞噬那么多生命和美好思想的新闻界,及其在简朴的外省生活领域中引起的可怕反响……”^④从这一段话,可以见出作者力图使这部作品挖掘更深的一番苦心,可以见出作者想要研究的,是每年从外省大量流入巴黎的青年们的命运,是代表当代生活法则的巴黎对外省的影响和冲击。根据作者的构思,这部作品应该成为“人生的两个阶段的中间一环”^⑤,用以表现外省生活向巴黎生活的过渡。

① 巴尔扎克:《致韩斯卡夫人》(1843年4月4日)。

② 同上(1843年3月2日)。

③ 同上(1842年12月21日)。

④ 巴尔扎克:《幻灭》第一部初版序言(1837)。

⑤ 巴尔扎克:《外省生活场景序言》。根据巴尔扎克的构思,“风俗研究”中的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和巴黎生活三个场景,分别代表人生的三个阶段:私人生活场景着重表现人们在青少年时期,因生活经验不足或感情冲动酿成的错误或不幸;外省生活场景着重描写人们走向成年时,因野心、欲望、自私自利的盘算引起的冲突;巴黎生活场景表现人心的衰老、腐化,恶的欲念代替了一切真诚朴素的感情。作者意在通过《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的思想演变,表现人生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

于是《幻灭》被列为“风俗研究”中外省生活的最后一个场景,在《人间喜剧》中起着一定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人公吕西安是个诗人,在外省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恶劣风气的毒害下,离开了严肃的文学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业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科学研究的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强调说明:“这已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写照,而是本世纪最奇特的一种现象的反映。”^①

巴尔扎克所说的这种奇特现象,指的是当时巴黎对外省的吸引力。

在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②,不断地吸引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③在这儿,巴黎显然是作为现代社会生活法则的表征出现的。随着封建所有制的解体,等级门阀观念的削弱,凭借个人才智到社会上寻求发迹的机会,已成为法国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户户对那些稍有天赋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尔扎克不无嘲讽地写道:“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这种幻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封建时代,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是早已划定了

① 巴尔扎克:《幻灭》第一部初版序言(1837)。

② 塞壬女仙,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美女神,共八名(又一说是三名),她们住在地中海一小岛上,常以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毁灭。

③ 巴尔扎克:《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

的,只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以后,才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以巴黎为中心向外省扩散;巴黎的财富、权力,对外省青年必然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运气,如此就产生了各种人才云集巴黎、互相竞争角逐的局面。竞争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显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这就必然挑起无穷无尽极其残酷的斗争,由此产生一首首个人奋斗的诗篇,一出出理想破灭的悲剧,同时也产生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普遍的主题。《幻灭》的故事背景虽在王政复辟时期,但贵族政治的复辟已不能阻挡法国大革命以后形成的思想潮流。在这种潮流推动下,每年都有成批的青年源源不断从外省流向巴黎。巴尔扎克分析这股人流主要有三个来源:贵族、富有的商人和诗人。他们各有各的武器:贵族倚仗门第,资产者倚仗金钱,既无门第又无资产的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了。因而对这第三部分人,斗争就更为艰苦。巴尔扎克从自身的经历和社会上千差万别的个人悲剧中,挖掘出深刻的时代内容,概括出一代青年的思想和命运,使小说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未能达到的深度,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因此,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统治。”^①

对于《幻灭》中那些出卖精神产品的人们,处境何尝不是如此。巴尔扎克作品的哲理深度也正表现在:作者不仅意识到时代给个人的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

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时看到了社会还包含着那么多阻碍个人发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统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残,多少理想归于幻灭。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与阻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社会环境的矛盾,构成了小说的悲剧冲突。

广阔的背景,中心画面是新闻界

既然冲突主要是在个人与环境之间展开,对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描绘,必然与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揭露紧紧交织在一起。

巴尔扎克常常把自己的作品喻为壁画,那么《幻灭》可以说是一幅规模宏伟的壁画。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框架内,让整个社会在他周围活动着、呼吸着,影响着他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人物在生活的波涛中沉浮,距离自己最初的目标愈来愈远,终于被卷进危险的深渊。

在这幅巨型壁画的背景上,作者展示了从外省到巴黎的广阔图景,描绘出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种种最富特征意义的现象。在这儿,掌握政权的贵族和掌握财富的资产阶级永远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一方面,贵族的高贵姓氏和显赫地位仍然强烈地吸引着爱慕虚荣的青年;另一方面,资产者的财富已成为控制和奴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在社会上比执政的保王党更有影响;这两大阶级的争斗,牵动着文坛上两派势力的斗争,也支配着吕西安的思想和命运。在这儿,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复辟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集中现象,描绘出工商业的竞争、同行间的倾轧和吞并是以何等阴险毒辣的方式进行,大卫·赛夏就是这类斗争中受围猎的一个牺牲品。在这些不同的角斗场上,作者勾勒了众多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有狭隘无知的外省穷贵族和气概非凡的宫廷贵妇;有精明强干、不择手段的冒险家和无所事事的浪子;有靠抢夺他人的发明成为巨富的资本家;有

专会利用旁人的工作向上爬的新闻界要人；有两面三刀、用法律做交易而平步青云的恶讼师；还有形形色色的文人、报痞、演员，不同种类的出版商、贴现商……总之，《幻灭》好比整个社会的缩影，集中了法国社会在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怪异现象。而最有特点的现象之一，就是新闻界的丑行。

巴黎的文坛、新闻界是才智之士的主战场。主人公吕西安的命运冲突主要在这部分画面上展开。对文坛、新闻界的描绘，占据了这幅壁画的中心位置。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正面揭露新闻界内幕的作品，巴尔扎克的《幻灭》属于最早的，也是写得最为大胆、透彻的一部。巴尔扎克本人曾吃过新闻出版界不少苦头，领教够了书商、报痞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当时报界对作家、作品的命运几乎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作家没有相当的勇气是不敢接触这个主题的。而巴尔扎克却老实不客气地把报界称作“地狱”、“贩卖思想的妓院”、“储存毒素的库房”……他一把撕开这座圣殿的帷幕，让人们看到这是个拿灵魂做交易的店铺。他一桩一件列举新闻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怕那批文艺界的“执政”^①看了暴跳如雷。他指责报纸充当党派斗争的工具，揭露报纸颠倒黑白、造谣撒谎：他们可以“把一出好戏打入冷宫，叫一出坏戏轰动巴黎”；对一部好作品可以随心所欲攻击得体无完肤，需要的时候又可以捧得天花乱坠；今天说这家帽店的帽子好，明天说另外一家更高明……而这一切颠三倒四行为的谜底，就是一个“钱”字。

吕西安来到巴黎，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样样要抽税，样样好卖钱，样样能制造，连名气在内”，就是剧场里的掌声，也是花钱买来的。买与卖，就是一切行动的同义语。文坛上明明暗暗的斗争，没有一桩不是和经济上的利害冲突相联系。根据买卖的原则，新闻记者无论写多少出尔反尔的文章都可以理直气壮，这就是

① 巴尔扎克将新闻记者称作文艺界的“执政”，和后来一般人将记者称作“无冕之王”一样，形容其权势之大。

韦尔努说的：“你写出来的意见，你真的坚持吗？我们是拿文字做买卖，以此为生的……今天看过，明天就忘掉的报刊文章，我觉得只有拿稿费去衡量它的价值。”

在这样一个不顾廉耻，只讲利益的灵魂交易所里，吕西安亲眼看见报纸利用人的隐私敲竹杠，报馆老板不花一文钱买下一份周报三分之一的股份，还净赚一万法郎……这位斐诺老板，也是《人间喜剧》中一个有名的典型。这个制帽商的儿子，既无学识，又无才气，文化程度只够写写“护首油”的广告，居然利用别人代写的文章当上一份副刊的主编。在这部小说中又成为一份小报的独资经理，一份周报的股东、经理兼总编辑。受他利用的人非但不敢索取报酬，见了他还不敢不笑脸相迎。这个形象令人想起马克思痛骂的一个报界人士：“这个胖子怎么会变成了《国民报》的主编、股东和‘有多余钱的民主主义者’——只有天晓得，而读过巴尔扎克的著名小说和研究过曼托伊费尔时代的那些人是能领会这一点的。”^①这里提到的“著名小说”，就是《幻灭》。

总之，报界就是这样一个弄神捣鬼、行凶作恶的地方。而其权势之大，不知内情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销路好的报纸有的是光出钱不看报的订户。商店老板、戏院经理，没有哪个胆敢不给报馆孝敬些好处的。声名卓著的作家在记者面前也得谦恭几分。因为无论哪种商品的声誉都靠报纸维持，销路取决于报纸的宣传，文学也不例外。自从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交换价值，文学也就沦落成为商品。《幻灭》中对新闻界的揭露，中心就是对精神生产商品化的揭露。报纸权势的扩大，原是与社会的商品化相联系的。在巴尔扎克的年代，新闻事业不过刚刚发展，谈不上有多大规模。但作家已经看到舆论的巨大力量，预见到这个行业的前景。他在《幻灭》中通过斐诺的嘴说道：“报纸的影响和势力现在才不过刚刚开始，新闻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慢慢会

①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件诉讼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682页。

长大的,十年之内样样要受广告的治疗。”

由于对新闻界的批判揭露,《幻灭》一出版就在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围攻和笔战延续了数年之久。而巴尔扎克似乎唯恐批评界火力不猛,在《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中强调说明:“在许多读者看来,这幅图画可能显得过火,但要知道,这全是令人绝望的现实。而且由于主题的限制,在书中已经写得温和多了。”“报界风气这类庞大的主题,单写一本书和一篇序言是远远不够的,作者在此只描写了这种流弊的开端,今天这种病症早已大大发展。和一八三九年的情况相比,一八二一年的报界还幼稚得很呢!”

巴尔扎克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把“艺术家的自尊心”引为骄傲,绝不肯为回避批评界的火力而牺牲《人间喜剧》中一个重要的场景。他说:“新闻事业在当代风俗史中起的作用如此之大,如果作家在法国上演的剧目中取消了这一场景,今后就会被看作怯懦鬼了。”^①于是他傲气十足地宣布自己有权揭露这种“可能吞没整个法国的绝症”,哪怕为这权利“付出昂贵的代价”。巴尔扎克将《幻灭》题赠雨果时,又在献词中以挑战的口吻写道:“巴黎报界从不放过任何有分量的东西,为什么《人间喜剧》这部以嬉笑怒骂来匡正世风的著作倒要放过这一强大势力呢?”

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界既是现代社会恶劣风气集中而露骨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毒化社会风气的大痼疾,正是报界这股邪恶的势力,“扼杀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②,把无数吕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毁灭。

吕西安和大卫的教训

《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不是一个英雄,甚至也不是正面人物(当然也不是反面人物),作者是把他的思想性格有严重弱点,而又有相

① 巴尔扎克:《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1839)。

② 同上。

当天赋的一类青年来刻画的。这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的典型环境中的一种典型性格。他聪明、有才华,但是自私、虚荣,野心很大而又意志薄弱,总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没有毅力在真学问上下功夫。所以他经不起浮华世界的引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堕落。

对这样一个人物,作者的态度是既有批判,也有同情。对于他的错误和失败,作者既不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完全归咎于个人。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正是通过吕西安自身的弱点起作用的。巴尔扎克对吕西安这个人物的描写,正像恩格斯所称赞的那样,在“富有诗意的裁判”中,包含着“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①

吕西安的弱点,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暴露,但也是随着环境的变迁逐步发展深化的。在最初阶段,吕西安自私自利的劣根性还只是思想深处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在巴日东太太的培育下绽出了胚芽。最后是巴黎的腐臭土壤使它获得了恶性发展,一步步排斥了他天性中尚属天真、善良的一部分品质。

吕西安初到巴黎,也曾下决心用功,在德·阿泰兹的小团体鼓舞下,一度走上奋发向上的道路。但是巴黎的贫富对比太强烈了,没有坚定的信念,很难不受引诱。吕西安先在繁华地段见识过了高等社会,一下子跌进拉丁区的五层阁楼,所受的刺激当然更深。“天哪!无论如何要有钱!”——这是吕西安在巴黎的第一个感受。

吕西安在巴黎受到的第二个刺激,就是谁都不看重艺术和荣誉,连文坛、出版界也只谈生意经。过去他看得多么神圣的诗歌,在出版商眼里只是一宗赚钱或赔本的买卖。吕西安在外省时,只恨那些心胸狭窄的贵族不懂诗歌,以为巴黎的一切都对天才笑脸相迎。到了巴黎才知道,书商唯恐出版新作家的作品使他们亏本;文坛生怕多一个同行来参加竞争。自从卢斯托带领吕西安见识了出版界的秘密,了解到文坛内部丑恶的斗争和一般人猎取名声的手段,吕西安就对小团体的

^①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83年1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7页。

道路产生了动摇。

对吕西安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卢斯托等人的记者生涯。当他眼见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写出的即兴文章,比苦熬几年写成的大作品容易挣钱;寻欢作乐的生活比阁楼上的清苦日子不知快活多少倍;加上新闻记者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势,分明能使誉满全国的作家向他们低头,叫圣日耳曼区的贵族对他们让步。以吕西安那样轻浮的性格,怎肯放弃唾手可得的快乐,而下十年苦功去追求渺茫的荣名呢?所以尽管有小团体的劝阻,有卢斯托的前车之鉴,吕西安仍然不顾一切地往新闻界的泥坑里跳。他并非有意要干无耻的勾当,只是一旦与报馆经理签订合同,他的笔就由不得自己指挥了。一开始吕西安的良心还提抗议,后来听了记者们一套套厚颜无耻的理论,居然觉得有理。他终于学会了新闻界的捣鬼术,成了批评界的一根棍子。批评拿当的几篇文章写下来,一阵阵喝彩声冲昏了他的头脑,出版商上门讨好更使他飘飘然。他尝到了权势的滋味,哪里还想清清白白做人。恶言秽行见得太多,慢慢也就不以为怪了。

记者的威风为他敲开了贵族社会的大门。这是吕西安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当时他志得意满,只道自己的才貌可以征服世界,殊不知受过他攻击的贵族只是为了断送他才拉拢他。他们用改变姓氏作钓饵,把他的野心燃得旺旺的,意志消磨得软软的,只等他倒向保王党,失去自由党支持时,就把他一棍子打死。外省来的诗人没有经验,完全没有料到满脸堆笑的“朋友”在他周围设下了层层圈套。他被手段高明的贵族妇女灌足了迷汤,整天沉湎于声色娱乐,变得和所有的记者一样,只靠转卖赠书、戏票和一点零碎文章换取零花钱,再也不想用功了。既然呕心沥血写出的严肃深刻的作品往往遭人诽谤、糟蹋,何不死了文学上那份雄心,转而谋求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呢?

就这样,一个有才能也有抱负的青年,一步步被巴黎社会改造成无耻的文奴,卷进了党派间的恶斗,甚至不由自主地背叛了他最尊敬的朋友。最后吕西安腹背受敌,同时也遭到小团体里正派朋友的

唾弃。

作者在刻画吕西安的思想演变过程时，一方面揭露了社会对他的毒害，同时也随时批判吕西安的性格弱点和他所选择的道路。作家之所以举出德·阿泰兹的小团体与他相对照，意在说明：尽管社会环境险恶，但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恒久的努力，仍然可能战胜急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在《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中，作家曾这样说明他的意图：“至少人们可以从这部书里理解到：为了获得高尚而纯洁的荣名，恒心与正直可能比才能更为重要。”

在巴尔扎克的年代，人的价值刚刚从封建的羁绊下解放出来，个人的荣誉和成就正是年轻人普遍的理想追求。然而实现理想的途径却是各不相同的。作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为读者指出一条正当的、清白的自我奋斗的道路。他描写小团体的成员洁身自爱，不受虚名浮利的引诱，也不卷入任何党派斗争。他们互相尊重对方的政治主张和哲学信仰，在生活上、学业上互相帮助。凭着长期耐心的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终于在自己的学科上取得了卓越成绩。也许在某些读者看来，这些人的形象远不够“高大全”，他们一般没有改变社会现状的雄才大略，只求在这个污浊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清白，寻求个人的出路。（他们当中唯一抱有改造世界的宏图壮志的，是主张欧洲联邦制的克雷斯特安，但他也来不及有所作为就牺牲在一次并非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效力的战斗里。）不过，在当时的一代青年中，这部分人的确堪称优秀分子。他们为数不多，常常被看成不通情理的怪物，但人类科学文化的进步，都是和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是仅有的一些能够在巴黎的黑风浊浪中不迷失方向、坚定不移地朝既定目标航行的人物。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许多篇章中，都描写了这类人物。

与小团体的道路相对照的，是一条用欺骗盗窃、投机取巧的手段猎取名利的道路。这就是斐诺已经取得成功、卢斯托正在走的道路。在巴尔扎克看来，想要出人头地，只有这两条路。前一条路是艰苦的、漫长的，然而清白可靠的路。要走这条路，吕西安缺的是坚强的意志